

臧  
刊

# 古與詩歌研究

第十三輯 第十八冊

紀昀評點詩歌研究

徐美秋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8 冊

紀昀評點詩歌研究

徐美秋著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紀昀評點詩歌研究／徐美秋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序 4+ 目 2+27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第 18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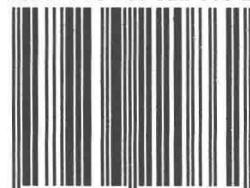
ISBN 978-986-322-086-2 (精裝)

1. (清) 紀昀 2. 清代詩 3. 詩評

820.91

102000935

ISBN-978-986-322-086-2



9 789863 220862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三輯 第十八冊

ISBN : 978-986-322-086-2

## 紀昀評點詩歌研究

作　　者 徐美秋

主　　編 巍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第十三輯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紀昀評點詩歌研究

徐美秋 著

## 作者簡介

徐美秋，女，1979年生，浙江平陽人。2005年畢業於四川師範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2009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在江蘇大學文法學院中文系工作。

## 提 要

紀昀不僅是乾嘉時期的樸學大師，也是當時詩壇的一代宗師。他評點了漢魏至唐宋許多重要的詩人詩作及唐人、清人的試律詩，對詩歌的「體格之變遷」、「宗派之異同」與「作者之得失」三方面及其原因都有總結概括，對詩歌的本旨、風格與技法等也有深入細緻的辨析說明。這些正是本書研究的主要內容。

本書在考察紀昀十多種評點著作的基礎上，結合其文集與《四庫全書總目》集部提要，綜合研究紀氏對詩歌的評點。全書共分五部分：前言，概述紀昀的評點情況及其研究現狀，說明本選題的研究價值與本文的研究方向；第一章《紀昀評詩總論》，論述紀氏對詩歌的本旨、風格與技法的總體評論；第二章《紀昀評點詩歌選本》，論述紀氏對《玉臺新詠》、《二馮評點才調集》與《瀛奎律髓》的評點；第三章《紀昀評點詩人別集》，論述紀昀對李商隱、韓偓與蘇軾三人詩集的評點；第四章《紀昀評點試律詩》，論析紀氏《唐人試律說》、《庚辰集》與《我法集》三書，闡發他提出的試律寫作總法則及其具體運用。最後用簡短的結語從總體上概括紀昀評點詩歌的特點與價值。

綜合以上研究，本書不僅全面深入地論述了紀昀的評點著作及其詩歌批評理論，而且也涉及對詩歌的發展演變及其原因的探討。

# 序

楊 明

評點此種文學批評方式，極富於民族特色。它的好處，是能密切地與作品相結合，讓讀者深入到作品裏去，細緻親切地體會作者的文心，從而提高審美欣賞的能力。當然，這有一個前提，就是評點者必須是具有高卓的審美眼光的人。他有細膩的感覺，敏銳的眼光，靈動的心思，又眼界開闊，觀念宏通，因而雖只三言兩語，卻能搔著癢處，如靈光乍照，使讀者豁然開朗，會心而笑。如若泛泛而談，作三家村語，那就毫無意思。大名鼎鼎的清代學者、作家紀曉嵐，便是一位出色的詩歌評點大家。他自小受學，即好吟詠，壯歲與天下勝流相唱和，於古今詩歌，簡練揣摩，下過切實的功夫。其評點詩歌持續數十年之久，面廣量大，樂此不疲，極有心得。徐美秋博士以紀氏評點詩歌作為研究對象，著成《紀昀評點詩歌研究》一書，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與所有認真踏實的學術研究一樣，徐美秋的工作始於廣泛深入地搜集資料。她從各圖書館館藏中將有關詩集上的紀氏評語一一過錄下來，加以考證、梳理，獲得了不少新的見解。

比如有的學者說紀氏因主持修撰《四庫全書總目》，熟悉歷代典籍，故評點時能俯視詩史，從詩歌的因革流變角度立論。徐美秋則指出，紀氏的評點詩歌，絕大多數完成於入《四庫》館之前。因此恰是其評點活動，有助於形成他斟酌古今的學術氣象，有助於他的《總目》編纂，而不是相反。

又如今人著作談到清代科舉以律詩為考試內容之一時，都以為始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徐美秋注意到紀昀編選、評注試律詩的集

子《庚辰集》，其中作者的登科時間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至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00～1760）。經過考證，她指出雖然會試、鄉試等用律詩始於乾隆二十二、三年，但選拔庶吉士和翰林的館選和散館以及大考、制科，則是早在清初就已經將試律詩作為一項重要內容了。即使鄉試、會試，乾隆二十二年之前也偶有用詩的。因此，「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下詔會試、鄉試等增試律詩並非是橫空出世的一項措施，而是清代科舉制度內由上逐漸向下推行的一項考試內容，有其制度上的延續性。由於試律詩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地位，清人也很早就開始了對試律詩的源流、體例、鑒賞和技巧等多方面的探討。」這一結論，無論對於研究清代科舉史還是詩歌史，無疑都是重要的。

徐美秋在調查文本的過程中，發現了幾部學界所未知或未加注意的紀昀評點本，即朱墨批解吳兆宜注本《玉臺新詠》（王文燾過錄）、《點論李義山詩集》以及《紀批蘇詩擇粹》（趙古農編）。它們對於深入研究紀昀的詩歌評點，都有一定的價值。如署名紀容舒（紀昀之父）的《玉臺新詠考異》，據其自序乃乾隆二十年從雲南北歸後林居無事所作，其序所署時間為乾隆二十二年。有學者認為該書其實是紀昀所著而歸之於父親名下。徐美秋將朱墨批解《玉臺新詠》與《玉臺新詠考異》仔細對照，發現批解本在文本校勘考證上遺留的一些問題，在《考異》中基本上得到了解決，那就說明《考異》成書必定晚於批解本，而批解本係成於乾隆三十六至三十七年，那麼看來《考異序》所述是失實的，不可信的。可以說，朱墨批解本的發現和研究，為否定紀容舒著《考異》之說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證據。

以上介紹的是《紀昀評點詩歌研究》在文獻搜集考證方面的一些成績。而我認為此書的特色，尤在於著者對於古典詩歌有較好的審美感受力，因而能正確理解紀昀的評語。在此基礎上，概括紀氏的詩歌美學，自然就比較實事求是，能給讀者以啓發。

鑒賞詩歌，理解其內容、含義，大約還相對容易；欣賞其藝術表現之美，並且說出個門道來，有時就頗覺困難。好的評點正在這方面

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但因其往往點到即止，所以要理解那些評語，又必須涵泳於作品中，在作品、評點二者之間沈潛往復。我以為徐美秋在這方面做得較好。

例如杜甫的《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紀昀評曰：「一氣盤旋，清而不弱。」怎樣理解這八個字呢？徐美秋認為，此詩「八句一氣貫注，不作側面烘染或景物點綴，語意清空明晰，而情感十分沉摯深厚」，故紀評云然。這樣的理據，自是潛心體味原詩的結果。

又如紀昀評蘇軾詩曾說東坡慣用「意注本題，先盤遠勢」的手法，但他只揭示過一次。徐美秋乃在蘇軾的許多作品中看出此法的運用，並且概括道：東坡在題目較小較實時常運用此法，以便於少處用多，於平實處弄奇，將小題寫得意境開闊；至於在長詩中運用此法，則更是奇氣縱橫，淋漓酣暢。她又說：「『意注本題，先盤遠勢』的關鍵是如何從遠勢折入本題，在這一點上，蘇軾用筆之靈妙與紀昀評析之精確，堪稱相得益彰。」「『意注本題，先盤遠勢』不僅將詩境拓開，而且在結構上有開闔之變動，避免了平直呆板。而紀評的細心鉤剔，讓我們對蘇詩巧妙的結構脈絡有更清晰的認識。」這些體會，無疑申發了紀評的精義，於讀者領會蘇詩的魅力頗為有益。

蘇軾《廬山五詠·障日峰》云：「長安自不遠，蜀客苦思歸。莫教名障日，喚作小峨眉。」其詩乃詩人知密州時作，郡東有廬山，似峨眉而小，常牽動其鄉思。紀昀評曰：「坐煞反成死句，不如《步至溪上》詩多矣。詩家往往同一意而工拙不同，只爭運筆耳。」按《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亦密州作，有句云：「倦游行老矣，舊隱賦歸哉。東望峨眉小，廬山翠作堆。」徐美秋比較二詩，以為《障日峰》末二句直白無餘味，故是死句；而《步至溪上》不直說思鄉之意，只寫出「東望」之情態，「翠作堆」之秀美，思念峨眉之情若隱若現，情韻較長，故是活句。她說：紀評這裏所說的運筆，主要是指詩意的表達不要直

接訴說，要有情景，有意境，讓讀者能涵泳其中；這樣，即使是常情常意，也讓人回味不盡。蘇軾《送頓起》云：「岱宗已在眼，一往繼前躅。天門四十里，夜看扶桑浴。回頭望彭城，大海浮一粟。故人在其下，塵土相逐蹴。」紀評：「將兩地兩人熔成一片，筆力奇絕。」徐美秋說：「不僅從頓起一面著筆寫他的行程，更進一步設想他到了泰山之頂會回望詩人所在的彭城，感歎詩人在其中塵土滿面，不得清淨。詩思極曲折，情意極深至。」這些細緻的體會，於讀者理解紀評，欣賞原詩，都很有好處。紀評稱說蘇詩的運筆、筆力之處頗多，本書一一加以解說，並概括、歸納出種種不同的內涵，頗為具體。

王運熙先生常說，研究古代文論必須聯繫作品實際，要將文學批評史和文學史結合起來。理論聯繫實際，這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如果從理論到理論，就很可能隔靴搔癢，甚至郢書燕說，南轅北轍。評點，可以說是古代文學批評的「第一線」，尤其需要從作品實際出發。印象式的片言隻語，似乎是隨意而談，其實凝聚著豐富的審美體驗。對於我們研究者來說，結合作品鑒賞，從個別的、零碎的評語出發，概括歸納出評者的美學觀念，聯繫廣闊的背景，做出理論概括，這不是別具魅力的工作嗎？

文學的本質是審美的，文學研究歸根結柢應該闡發作品的美。而為了使研究工作是科學的而非隨心所欲的，又首先要求弄清事實，進行文獻方面的實證性的考辨。就研究者而言，當然可以在這二者之中有所側重，但最好是二者有所兼顧，既具有審美的妙悟，又能作細密的考訂，並進行理論上的概括抽象。徐美秋博士的這本著作，顯示出她這兩個方面的能力和潛質。如今此書即將由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印行，我深感高興，寫下上面一些話，既希望對讀者略有幫助，也祝願徐美秋博士在研究工作中更多地獲得盎然的興味，取得更大的成績。

二〇一二年歲末於欣然齋



# 目次

序 楊明	
前 言	1
一、紀昀評點詩歌概況	3
二、紀昀的詩歌思想及其研究現狀述評	9
三、紀昀評點詩歌的研究價值及本文的研究方向	18
第一章 紀昀評詩總論	21
第一節 紀昀論「詩之本旨」	21
一、紀昀「詩本性情」說的宏通性	23
二、紀昀「溫柔敦厚」說的雙重性	35
第二節 紀昀論「詩之法」	44
一、紀昀論詩歌創作的基本準則	45
二、紀昀對詩歌作品的技法評析	51
第三節 紀昀論「詩之品」	65
一、紀昀總論詩品	66
二、紀昀對詩歌體格的辨析	71
附：紀昀論品詩	76
第二章 紀昀評點詩歌選本	81
第一節 紀昀批校《玉台新詠》	81
一、紀昀朱墨批解《玉台新詠》的文獻價值和詩學價值——以王文燾過錄本為考察文本	83
二、《玉台新詠校正》	91
三、紀昀論漢梁詩歌「體格之變遷」	100
四、紀昀論南朝詩歌對唐詩的影響	110
第二節 紀昀《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	114
一、紀昀刪正的原因	115
二、紀昀「刪」的情況	117
三、紀昀「正」的情況	119
第三節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對方回評點的再批評	129
一、紀昀論方回評杜甫和江西詩派	131
二、紀昀論方回選詩論詩之弊	145
三、紀昀對方回「精確之論」的肯定	160

第三章 紀昀評點詩人別集	165
第一節 紀昀評點李商隱詩歌	165
一、《玉溪生詩說》與《點論李義山詩集》 的時間先後及異同比較	166
二、總論李商隱其人其詩之根本——紀昀 對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序》的評 析	173
三、紀昀論李商隱學杜及如何學李商隱	176
附：紀昀評點韓偓詩歌	180
第二節 紀昀評點蘇軾詩歌	185
一、紀昀論蘇詩幾種慣用的表現手法	189
二、紀昀論蘇詩的運意用筆	197
三、紀昀論蘇詩的三種情文關係	203
四、清代學者對紀評蘇詩的接受	216
第四章 紀昀評點試律詩	223
第一節 清前期選官考試的用詩情況	224
一、清代以前科舉用詩情況簡述	224
二、清前期選官考試的用詩情況	227
第二節 紀昀評點試律詩三書	232
一、《唐人試律說》	232
二、《庚辰集》	236
三、《我法集》	240
第三節 紀昀論試律詩的寫作技法	245
一、辨體	246
二、審題	249
三、命意	252
四、相題佈局，淺深層次	254
五、琢句與鍊氣鍊神及其他	258
結語	265
參考文獻	267
後記	275

# 前　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號觀弈道人，又號石雲、茶星、三十六亭主人和孤石道人。清直隸河間獻縣（今河北滄縣）人，因此又稱「紀河間」。生於雍正二年（1724）六月十五日，卒於嘉慶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註1），享年八十二歲，諡文達。

紀昀四歲開始讀書，十一歲隨父親紀容舒到京師，十五歲受業於董邦達門下，二十四歲順天鄉試第一，次年會試不中。乾隆十九年（1754），中甲戌科進士，隨即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館學習，散館一等授編修，此後幾年都在翰林院任職。二十七年，南行視學福建；三十二年，復入翰林院，官授左庶子；三十三年，晉侍讀學士。在這年夏天，為照拂姻親而透露鹽茶案，被革職問罪，遣戍烏魯木齊；三十五年底，乾隆下旨賜還；三十六年二月，治裝東歸，六月到京師，閒居待命，同時校閱點評前人詩文，並整理舊稿；十月再入翰林院。三十八年，紀昀從《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拔擢為新開四庫全書館的總纂官。四十四年擢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此後歷任兵部侍郎、禮部尚書、兵部尚書、左都御史，並多次充會試考官及殿試讀卷

---

[註 1] 關於紀昀確切的死亡時間，朱珪《紀公文達墓誌銘》和李宗昉《紀文達公傳略》都寫得很清楚為「二月十四日」。賀治起、吳慶榮編《紀曉嵐年譜序》作「二月十日」（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第 1 頁），周積明《紀昀評傳》作「二月二十四日」（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 100 頁），恐是筆誤所致。

官。嘉慶十年正月，八十二歲高齡的紀昀「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一切題奏事件在滿洲尚書之前」（註2），可謂極盡榮耀，一個月後紀昀便帶著這份榮耀離開了人世。

紀昀由詞臣而公卿，在政治上雖無顯著的功績，但在文化學術方面卻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創作筆記體文言小說《閱微草堂筆記》，在學術史上影響最大的是主持編纂《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撰寫與最終審定。這兩項俱成於紀昀晚年，在他的青壯年時期，最主要的文化活動則是詩歌創作與評點。紀昀總結自己的學術生涯說：

昀於文章，喜詞賦；於學問，喜漢唐訓詁，而泛濫於史傳、百家之言。（註3）

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獮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

五十以後，領修秘笈，復折而講考證。（註4）

余自早歲受書，即學歌詠，中間奮其意氣，與天下勝流相倡和，頗不欲後人。（註5）

余少時閱書，好評點，每歲恒得數十冊，往往為門人子侄攜去，亦不複檢尋。（註6）

紀昀從小喜好詩歌，考中進士（三十一歲）後更全身心投入詩歌的創作與評點，一直持續到他開始主持《四庫全書》的編撰（五十歲）。

紀昀在詩歌的學習、創作和品鑒等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故能對詩歌作出全面而精當的批評。他批評詩歌的方式大致有兩種：一種是

[註 2] 李宗昉《紀文達公傳略》，《聞妙香室文集》卷十四，清山陽李氏藏板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註 3] 紀昀《怡軒老人傳》，《紀文達公遺集》文集卷十五，嘉慶十七年紀樹馨刊本，《續修四庫全書》第 1435 冊。

[註 4] 紀昀《姑妄聽之序》，《閱微草堂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313 頁。

[註 5] 紀昀《鶴街詩稿序》，《紀文達公遺集》文集卷九。

[註 6]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跋》，李慶甲《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新 1 版，第 1827 頁。

宏觀批評，即探究詩歌本源，總結概括其發展演變，對歷代詩人詩作作總體評價等；一種是微觀評點，即對具體作品的批點評論，如品鑒詩歌風貌、評析結構與表現手法、總結創作技巧與法則等。其宏觀批評主要集中於《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集部提要和《紀文達公遺集》文集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的序、書後和策問。微觀評點的著作很多，有評選本的，如批解吳兆宜注本《玉臺新詠》與《玉臺新詠校正》、《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刪正瀛奎律髓》與《瀛奎律髓刊誤》及點勘《唐詩鼓吹箋注》；有評點詩人別集的，如《玉溪生詩說》與《點論李義山詩集》、《紀評蘇文忠公詩集》及評韓偓《翰林集》與《香奩集》；還有評點試律詩的《唐人試律說》、《庚辰集》和《我法集》（唯此作於晚年）。當然，這些評點也有宏觀方面的內容。以下先梳理紀昀評點詩歌的概況，再評述其詩歌思想及其研究現狀，最後說明本課題的研究價值及本文的研究方向。

## 一、紀昀評點詩歌概況

從目前的資料來看，紀昀評點詩歌最早始於乾隆十五年（1750）作《玉溪生詩說》二卷，其餘評點著作大多產生於二十四年到三十八年這十餘年間。二十四年，紀昀指導馬葆善等四人讀書，因科舉新增試律，授經之餘，舉唐人試律詩為例，說明試律詩的入門知識，由馬葆善輯成《唐人試律說》一卷。二十五年夏至二十六年，又選了清人試律詩兩百多首，認真細評詳注，為《庚辰集》五卷，以便初學者。二十六年，開始評閱方回《瀛奎律髓》，歷十年，閱六、七次，成《瀛奎律髓刊誤》四十九卷，期間又作《刪正方虛谷瀛奎律髓》四卷。二十七年六月，借得《後山集》，雜取各書，鉤稽考證，粗正十之六七；同年著有《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二卷和《點論李義山詩集》三卷。二十九年，完成《後山集鈔》，對陳後山的詩集、文集「嚴為刪削」，「亦欲論後山者，覈其是非長短之實，勿徒以門戶詬爭」（註7）。二

[註 7] 紀昀《後山集鈔序》，《紀文達公遺集》文集卷九。序文精要地評論

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紀昀提督福建學政，其叢書《鏡煙堂十種》之名即取自福州試院，上述《唐人試律說》、《庚辰集》、《刪正方虛谷瀛奎律髓》、《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點論李義山詩集》和《後山集鈔》等六書都被收入，另外四種是《沈氏四聲考》、《審定風雅遺音》、《張爲主客圖》和《館課存稿》。<sup>(註8)</sup>三十一年，開始批點蘇軾詩集，歷五年經五閱成《紀評蘇文忠公詩集》五十卷。三十六年，結束在烏魯木齊的三年謫戍生涯回京師待命，閒居多暇，評點的成果頗豐：點勘了《唐詩鼓吹箋注》並過錄趙執信評語<sup>(註9)</sup>，評閱了韓偓的《翰林集》和《香奩集》，批校《玉臺新詠》兩次，整理並完成了《紀評蘇文忠公詩集》和《瀛奎律髓刊誤》。三十七年正月，又兩次批閱《玉臺新詠》，二月完成《玉臺新詠考異》十卷；三十八年正月，完成對《玉臺新詠》的評點，合為《玉臺新詠校正》。同年三月，紀昀入四庫全書館任總纂官。至此，他暫時結束評點詩歌，又轉向考證之學。

---

了後山各體詩及古文的得失。《集鈔》不對作品本身作藝術點評。

[註8] 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鏡煙堂十種》有乾隆二十七年重刊本。盧錦堂說：「然考其中《後山集鈔》成於乾隆二十九年，則前二年似未應先有合刊本，《續修提要》之言，恐有訛字。」（盧錦堂《紀昀生平及其閱微草堂筆記·紀昀之著述》，臺北政大中文研究所，1974年碩士學位論文，轉引自《紀昀傳記資料》，天一出版社，第33頁。）其說是，李宗昉《紀文達公傳略》即載紀昀於二十九年才刪定陳後山集。這篇提要訛誤處不少，如說「乾隆辛卯開四庫全書館」，將開館時間提前了兩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30冊，齊魯書社，1996年，第71頁）。

[註9] 關於紀昀是否曾評點《唐詩鼓吹》，有學者持懷疑態度。然李宗昉《紀文達公傳略》有明文記載，並繫之於乾隆三十六年。再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東畝草堂評訂唐詩鼓吹》十卷，上有「清紀昀批並跋，又錄清趙執信評」語。其三，白·特木爾巴根《元代蒙古族文學評論家郝天挺和他的〈唐詩鼓吹集注〉》提到康熙自怡居刻本的《唐詩鼓吹》卷首署文有「嚴修錄趙執信、紀昀批校並跋」，並鈐有「嚴修私印」（載《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其四，筆者有幸在社科院文學所善本室借閱並抄錄紀批《唐詩鼓吹》，將之與紀昀其他評點著作相比較，大到詩歌思想小到措詞用語都如出一手。由此可知，紀昀的確批點過《唐詩鼓吹》。

直到乾隆六十年，為督促孫輩考科舉，作《我法集》二卷，評論他自己的試律詩。這是紀昀最晚的評點之作，在當時有很大影響。

以上即是紀昀評點詩歌的概況。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除《我法集》外，紀昀評點諸作都是在入四庫全書館之前完成的。綜觀紀昀青年時期的評點，能準確地把握和揭示歷代詩歌的發展演變、各家各派的創作風格及其因襲新變，隱然有「剖析條流，斟酌古今」的學術氣象。正因為紀均已具有這種氣象，故能出色完成《總目》的撰寫和審定。他評點時所運用的歷史的、比較的、辯證的方法和通達、折中的態度也充分體現在《總目》中，真正做到了「辨章學術，高挹群言」<sup>〔註 10〕</sup>；表現於評點中的詩歌思想對《總目》的詩歌批評也有決定性的影響。這說明紀昀評點詩歌與他日後主持編撰《總目》在學術思想和學術精神上是一以貫之的，而這思想和精神在他評點詩歌時即已形成，甚至成熟。因有論者將紀昀在評點中表現出來的對詩歌史的全局把握，歸因於他領修《四庫全書》後遍覽歷代典籍之所得，前後顛倒，故特為辨析如此。<sup>〔註 11〕</sup>

此外，還有兩點要略作補充。其一，乾隆三十六年紀昀不僅整理完成了兩大詩歌評點著作、批閱了多個詩集，還點評了黃叔琳注劉勰《文心雕龍》。其二，據李宗昉《紀文達公傳略》，紀昀還點論了《黃山谷詩集》、《王子安集》，輯《唐人詩略》八卷；又據趙古農《紀批蘇詩擇粹序》，紀昀也曾評點過杜甫的詩集。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載「紀文達公最精於論詩，所批評如杜氏、蘇詩、李義山、陳後山、

〔註 10〕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5 頁。

〔註 11〕 如曾棗莊等編《蘇軾研究史》評論《紀評蘇詩》說：「紀昀作為《四庫全書》的總纂官，對歷代典籍十分熟悉，故能站在整個中國詩史的高度，從詩歌的因革正變來評論蘇詩。」（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21 頁。）又楊桂芬《紀昀詩學理論研究》說：「紀昀因負責編纂《四庫全書》，得以將遍覽群書之心得，『融入自己的學術知識思想之中，豐富了自己的學術資產』，因此其於論詩方能不為流派所限，以俯視古今之姿，持平地陳述一己之見。」（臺灣國立中山大學，2002 年碩士學位論文；中間引文出自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

黃山谷五家詩集及《才調集》、《瀛奎律髓》諸選本，剖析毫芒，洞鑒古人得失」<sup>〔註12〕</sup>，也說紀昀曾評點過杜甫與黃庭堅的詩集。此三人與紀昀時代相近，其說必有所據，應當是可信的。<sup>〔註13〕</sup>這也印證了紀昀自己「余少時閱書，好評點，每歲恒得數十冊」的說法，惜今不見流傳。

紀昀對詩歌的評點，不僅所評詩集眾多，而且態度認真嚴謹，一書經常評閱數遍。早在他評說李商隱詩歌時，就已經表現出這種態勢。其《玉溪生詩說》手稿「有既刪而復存，亦有已取而終棄，於評語亦不憚反覆刪改，以衷於至當」<sup>〔註14〕</sup>，《詩說》和《點論李義山詩集》的評語又有不同。《瀛奎律髓刊誤》是紀昀歷時最久、用力最勤的評點之作，李光垣說：「蓋師於是書，自乾隆辛巳（1761年）至辛卯（1771年）評閱至六、七次，細爲批釋，詳加塗抹，使讀者得所指歸，不至疑誤。」<sup>〔註15〕</sup>方回偏尚「江西」，馮班、馮舒力挺晚唐，紀昀自稱《刊誤》「平心以論，無所愛憎於其間」，「細爲點勘，別白是非」<sup>〔註16〕</sup>。可見其通達而又審慎的治學態度。紀昀對蘇軾詩的批點也很慎重，從乾隆三十一年五月開始，「初以墨筆，再閱改用朱筆，三閱又改用紫筆，交互縱橫，遞相塗乙」，後來得到查慎行手批本，「又補寫於罅隙之中」，到三十六年六月，「自烏魯木齊歸，長晝多暇，因繕此淨本，以便省覽」<sup>〔註17〕</sup>，共歷時五年，批閱五次。他批校《玉臺新詠》也多達五次；又三閱《唐詩鼓吹箋注》<sup>〔註18〕</sup>，

〔註12〕朱庭珍《筱園詩話》，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47頁。

〔註13〕《紀文達公遺集》卷十一有《書八唐人集後》一則，《書黃山谷集後》五則，可爲一佐證。

〔註14〕朱記榮《校刊玉溪生詩說序》，紀昀《玉溪生詩說》，朱氏槐廬校刊本，《叢書集成續編》第155冊。

〔註15〕李光垣《瀛奎律髓刊誤跋》，《瀛奎律髓彙評》附錄（一），第1830頁。

〔註16〕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紀文達公遺集》文集卷九。

〔註17〕《紀評蘇文忠公詩集》自序，《紀評蘇詩》，粵東省城翰墨園藏板，同治八年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註18〕紀昀點勘《唐詩鼓吹箋注》書末有後記二則，一則云「既點論《鼓